

对话“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”周某：

# 心定下来了，要好好做人做事



周某出狱接受采访的画面

4月19日傍晚6点过，夕阳西下，周某又一次回到老家的院坝里头。这是他出狱后的第36小时，周某心情已稍稍平复，在广西南宁老家的院坝里，笔者和他面对面对面做了采访。

“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。”因为2012年在网络蹿红的一段采访视频，将2020年4月18日出狱的周某，推到了风口浪尖。30多家网红、直播公司竞争与他签约，有公司开出200万元的价钱。

周某一直很拒绝笔者的镜头，对于网红之类的东西，他也说自己完全不懂。但他坚决回答说，不会签约网红直播，“签约就相当于给他打工，打工是不可能打的”。

但8年前的另一个问题，答案出现变化，他开始觉得家里比监狱好。“我想种地，不去城里闯荡了。”周某说道。他自己年近不惑，父母亲年纪也大了，“希望多陪一陪他们。”



周某老家的屋子院坝

## A 晚上回家，去医院看了父亲 他拥抱家里每个人，和大家说“好久不见”

周某家的木门上，门神年画已经发白斑驳，木门里是一条窄巷。进去以后，是一处院落，堂屋的摆设很简单，屋顶还是石棉瓦，瓦片和墙沿间还有不小的缝隙；窗户是墙洞上挂一面窗帘，没有玻璃——这是周某六个兄弟姐妹和两个老人的家。

其实，前一天晚上8点以后，周某就回过一次家。这次释放和以往不一样，以至于接过他三次的兄弟都迷惑了——

当天清晨6点半，刑满释放的人都由户籍地司法部门直接接走。从广西柳州监狱到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200多公里，周某告诉笔者，到五塘镇后又办手续，接着是相关部门的帮教，“心理辅导吧。”

这个环节他并不陌生，此前三次释放都经历过。在派出所吃过晚饭后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送他回了村里的老屋。

家人为其举行了跨过火盆

的接风仪式。在堂屋，周某拥抱家里每个人，“和大家说‘好久不见’。”二姐回忆道。在大姐印象里，周某精神不太好，“脸上看着有些憔悴。”周某在家里没有待很久，“待了一个小时左右，就离开了。”

周某告诉笔者，他去了医院。因为气管炎，还有几个月就满80岁的父亲正在那住院。

看护父亲的大哥说，周某去看了父亲，“他请父亲保重身体。”

## D 不会再偷车了，想“自由”种地 他说，自己的心定下来了，要好好做人做事

他大哥记得，这次出来后，弟弟说以后要走正路。虽然他印象里，弟弟以前也有过这样的说法，“这次看起来是认真的。”

这次真的会和以前不一样吗？周某坦言，获得了自由，肯定要珍惜，“不会去偷车了。”

他说，自己的心定下来了，要好好做人做事。“这个和年纪没有关系，一个人还说要看你自己的想法。”他就有想做

的事：种地。

“种点瓜，种点青菜，不去城市里闯社会了，待在家。”周某说，回家前，政府方面也和他说了，如果需要帮助可以提申请。

甚至，周某还把种地和自己理解的“自由”联系到了一起。“种地也是自由的，种多少是你自己的选择。”

种地的自由重要吗？“肯定重要啊！”周某说道。

郭峰 彭亮

### 评论

## 争抢“不打工男”，这些公司病得不轻

在互联网语境中，周某的一句“名言”，瞬间便被解构，变出了多少表情包与段子。仿佛这是多少加班白领、奔波打工者、秃头程序员的心声，道破了“人生的困境”。

不过，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狂欢式解读，显然没有“直面惨淡的人生”。周某的人生，如何能在嘻嘻哈哈中被完整地呈现？“不可能打工”的表情包，又如何会与周某嘴里说出的是一个内涵？只是，网红经济已经无暇分辨这些，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推上网红之位，收割一波流量，快速变现了。

复盘周某的人生，确实有些沉重：小学文化，无业，自称喜欢赌钱，有时输到一分钱都不剩，没有钱之后就偷窃电动车，然后拿着赃款出入KTV、玩游戏机，也因此入狱四次。他背负这样的人设，未来却有可能携着两三百万的签约合同，成为聚光灯投射的网红，刷新着各路热点热搜。这样人生走向，周某恐怕没想到，公众也没想到。

当然，不是说刑满释放人员不能获得新的人生转机，而是周某眼下这个被网红公司奉上的转机，透着机会主义式的虚无。这不像是人生的自新、精神的振作，相反更像是消费自己的历史，赋予违法犯罪的历史以娱

乐化的意义，更会把本是常识的人生导向变得晦暗不明：人生，究竟该脚踏实地，还是该无所顾忌，乃至凭借不甚光彩的机遇平步青云、百万签约呢？

其实，这种抢热点式的造网红，出现过不知凡几，但往往泡沫散去得也快。比如前段时间的“沈大师”，更久之前的“犀利哥”，一时之间风光无两，后来都近乎销声匿迹。这倒不是贬低这些“网红”的职业发展，而这实在是猎奇式营销的共性：以违背常识的面貌，制造汹涌而短暂的流量变现。当然常识与理智的力量终究是长久且有韧性的，新鲜感一过，就只能快速收场，留下浅薄化与娱乐化的一地鸡毛。同时，制造话题的操盘手，也开始寻找下一个热点了。

快节奏的网红营销不是不可以，只不过当它加诸一位刑满释放人员，还是该谨慎些。就从周某的个人经历看，是可以有一些严肃的追问，做一些厚重话题的探讨，现在看都有被营销套路碾平的倾向，变成一个单薄的娱乐符号。我们希望周某人生获得新的转机，也希望这个机遇，能与反省、耕耘、理智的常识相匹配，而非衍生出更多的光怪陆离。

据人民日报客户端

## B 8年前的问题，如今答案已变 “当然是家里面好；当时犯了错，哪里会懂？”

这一次，周某的服刑时间比过往三次加起来都要长。回家的路上，周某倍感新奇。他说，变化太大了，尤其是从镇上到村里的路，“修好了水泥路。”还有一些事物，他连连说“不懂”，比如笔者提到的共享单车、共享电单车，周某听后又问了一遍笔者：“共享什么？”而因他出狱被反复提及的直播、网红，周某也连连摇头：“完全不懂，四半年变化这么大，谁能懂？”

把时间再拉回到2012年

的那个派出所里，正是因为在那个时空里的对话，才有今天备受关注的周某。对于那些话在网上引起的波澜，周某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他的狱友们也不知道。

再被问当年的问题，周某的答案一样吗？

2020年4月19日的农家小院里，笔者向周某提出了当年电视台记者的问题。

“反正我就是觉得，不想去打工。”周某说，实际上自己出

去闯社会也就几年，他没有进过工厂，“不喜欢帮别人打工。”

另一个问题是：家里面好？还是看守所监狱里面好？2012年面对镜头时，周某的答案是看守所比在家里面“好多了，里面的人说话又好听”。2020年的这个傍晚，周某的答案改了：“当然是家里面好；当时犯了错，哪里会懂？”

“以前是觉得里面好玩。现在想想，父母亲年纪也大了，我想回家多陪一陪老人。”

## C 不会签约，也不知道什么是“网红” “签了合约就是别人的工人，什么都是别人说了算。”

此前，有30多家网络直播的相关公司宣称要找周某合作，除了18日一家公司在柳州监狱外自称提出200万签约，19日上午，还有一位来自广州的网红策划人直接来到他家里，也提出100万元的“协议”。

即使是村里的几个娃娃，站在隔壁楼房上俯瞰周某家院子时，笔者也听到他们在说“二百万、三百万”的讨论。不过，

周某面对笔者时却称，并没有人和他说过这些事情，“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？”

周某又说，即使有这样的机会，他也不会签约。“签了合约就是别人的工人，没有自由了，什么都是别人说了算。”他又说，如果签了合约，对他来说也是一种“言而无信”，“之前我说过的嘛，不可能打工的。”

周某说，自己和狱友一

样，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“网红”。

出来两天了，他也还没看过网上有关自己的表情包、海报、T恤图案，“手机都没有，我也没见过，搞不懂。”

尽管如此，对于获得的关注——比如登门拜访的朋友、自媒体、机构媒体等，周某并没有觉得不舒服和烦恼，“来者都是客，这是我们的风俗。”